

南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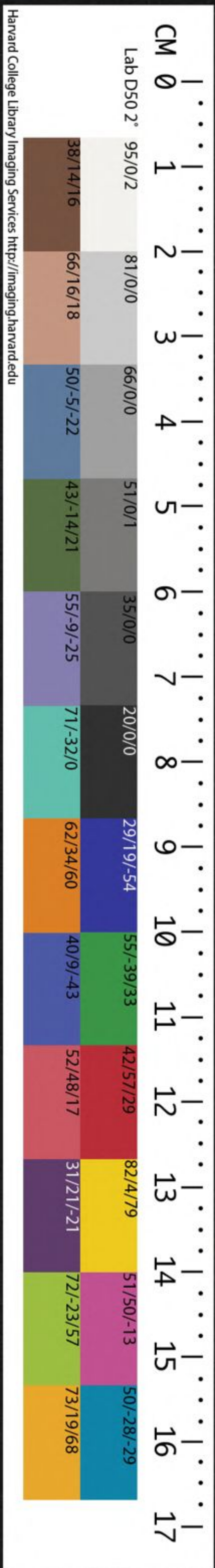
卷四十四之三



175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T 2455/21



南齊書卷四十

列傳第二十一



梁蕭子顯撰

谷佛大學漢和
圖書室珍藏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雲舉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臣李騰芳等奉

勅重校刊

武十七王



武帝二十三男穆皇后生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子良
張淑妃生廬陵王子卿魚復侯子響周淑儀生安陸王
子敬建安王子真阮淑媛生晉安王子懋衡陽王子峻
王淑儀生隨郡王子隆蔡婕妤生西陽王子明樂容華

生南海王子罕傳充華生巴陵王子倫謝昭儀生邵陽王子貞江淑儀生臨賀王子岳庾昭容生西陽王子文荀昭華生南康王子琳顏婕妤生永陽王子珉宮人謝生湘東王子建何充華生南郡王子夏第六十二五二十二皇子早亡子珉建武中繼衡陽元王後

竟陵文宣王子良字雲英世祖第二子也初沈攸之難隨世祖在益城授寧朔將軍仍爲宋邵陵王左軍行參軍轉主簿安南記室參軍邵陵王友王名友尋廢此官遷安南長史昇明三年爲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輔國將軍會稽大守宋世元嘉中皆責

成郡縣孝武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自此公後勞擾太祖踐阼子良陳之曰前臺使督逋切調恒聞相望於道及臣至郡亦殊不踈凡此輩使人旣非詳慎慙順或貪險崎嶇要求此後朝辭禁門情態卽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但令朱鼓裁完鉞槩微具顧眄左右叱咤自專擿宗斷族排輕斥重脅逼津埭恐喝傳郵破崗水逆商旅半引逼令到下先過已船浙江風猛公私畏渡脫舫在前驅令俱發呵蹙行民固其常理侮折守宰出變無窮旣瞻郭望境便飛下嚴符但稱行臺未顯所督先訶疆寺却攝群曹開亭正檢便振荆革其次絳標

寸紙一日數至徵村切里俄刻十催四鄉所召莫辨枉
直孩老士庶具令付獄或尺布之逋曲以當匹百錢餘
稅且增爲千或誑應質作尚方寄繫東冶萬姓駭迫人
不自固遂漂衣敗力競致兼漿值今夕酒諧肉飫卽許
附申赦格明日禮輕貨薄便復不入恩科筐貢微闕箠
撻肆情風塵毀謗隨念而發及其狔蒜轉積鵝粟漸盈
遠則分鬻他境近則託貿吏民反請郡邑助民由緩回
刺言臺推信在所如聞頃者令長守牧離此每實非復
近歲愚謂凡諸檢課宜停遣使密畿州郡則指賜勅遙
外鎮宰明下條源既各奉別旨人競自罄雖復臺使盈

湊會取正屬所徒相疑僨反更淹懈凡預衣冠荷恩盛
世多以闇緩貽讐少爲欺猾入罪若類以宰牧乖政則
觸事難委不容課逋上綱偏覺非才但賒促差降各限
一期如乃事速應緩自依違糾坐之坐之之科不必湏
重但令必行期在可肅且兩裝之船充擬千緒三坊寡
役呼訂萬計每一事之發彌晨方辦粗計近遠率遣一
部職散人領無減二十舟船所資皆復稱是長江萬里
費固倍之較畧一年脫得省者息船優役寔爲不少兼
折姦減竊遠近甞安封聞喜縣公邑千五百戶子良敦
義愛古郡民朱百年有至行先卒賜其妻米百斛蠲一

民給其薪蘇郡閭下有虞翻舊牀罷任還乃致以歸後
於西邸起古齊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夏禹廟盛有禱
祀子良曰禹泣辜表仁非食旌約服翫果粽足以致誠
使歲獻扇箆而已建元二年穆妃薨去官仍爲征虜將
軍丹陽尹開私倉賑屬縣貧民明年上表曰京尹雖居
都邑而境壤兼跨廣袤周輸幾將千里縈原抱隰其處
甚多舊遏古塘非唯一所而民貧業廢地利久蕪近啓
遣五官殷灞典籤劉僧瑗到諸縣循履得丹陽溧陽永
世等四縣解弁村耆辭列堪墾之田合計荒熟有八千
五百五十四頃脩治塘遏可用十一萬八千餘夫一春

就功便可成立上納之會遷宮事寢是年始制東宮官
僚以下官敬子良世祖卽位封竟陵郡王邑二千戶爲
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
史未明元年徙爲侍中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征北
將軍南兗州刺史持節如故給油絡車明年入爲護軍
將軍兼司徒領兵置佐侍中如故鎮西州三年給鼓吹
一部四年進號車騎將軍子良少有清尚禮才好士居
不疑之地傾意賓客天下才學皆遊集焉善立勝事夏
月客至爲設瓜飲及甘果著之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貴
辭翰皆發教撰錄是時上新親政水旱不時子良密啓

曰臣思水潦成患良田沃壤變爲汙澤農政告祥因高
肆務播植旣周繼以旱虐黔庶呼嗟相視禿氣夫國資
於民民資於食匪食匪民何以能政臣每一念此寢不
便席本始中郡國大旱宣帝下詔除民租今聞所在逋
餘尚多守宰嚴期兼夜課切新稅力尚無從故調於何
取給政當相驅爲盜耳愚謂逋租宜皆原除少降停恩
微紓民命自宋道無章王風陵替竊官假號駢門連室
今左民所檢動以萬數漸漬之來非復始適一朝洗正
理致沸騰小人之心罔思前恩董之以威反怨後罰獸
窮則觸事在匪輕齊有天下日淺恩洽未布一方或飢

當加優養愚謂自可依源削除未宜便充猥役且部曹
檢校誠存精密令史奸黠鮮不容情情旣有私理或枉
謬耳目有限群狡無極變易是非居然可見詳而後取
於事未遲明詔深矜獄圜恩文累隆今科網嚴重稱爲
峻察負罪離讐充積牢戶暑時鬱蒸加以金鐵聚憂之
氣足感天和民之多怨非國福矣頃土木之務甚爲殷
廣雖役未及民勤費已積炎旱致災或由於此皇明載
遠書軌未一緣淮帶江數州地耳以魏方漢猶一郡之
譬以今比古復爲遠矣何得不愛其民緩其政救其危
存其命哉湘區奧密蠻寇熾疆如聞南師未能挫戮百

姓齊民積年塗炭疽食侵淫邊虞方重交州夙絕一垂
寔惟荒服恃遠後賓固亦恒事自青德啓運款關受職
置之度外不足絀言今縣軍遠伐經途萬里衆寡事殊
客主勢異以逸待勞全勝難必又緣道調兵以足軍力
民丁烏合事乖習銳廣州積歲無年越州兵糧素乏加
以發借必致恇擾愚謂叔獻所請不宜聽從取亂侮亡
更俟後會雖緩歲月必有可禽之理差息發動費役之
勞劉楷見甲以助湘中威力旣舉蟻寇自服詔折租布
二分取錢子良又啓曰臣一月入朝六登玫瑰陞廣殿稠
人裁奉顏色縱有所懷豈敢自達比天膏亟見地孽亟

臻民下妖訛好生嗜嗜穀價雖和比室飢嗷綠纊雖賤
駢門輟質臣一念此每入心骨三吳奧區地惟河輔百
度所資罕不自出宜在蠲優使其全富而守宰相繼務
在哀剋圍桑品屋以准貲課致令斬樹發瓦以充重賦
破民財產要利一時東郡使民年無常限在所相承准
令上直每至州臺使命切求懸急應充猥役必由窮困
乃有畏失嚴期自殘軀命亦有斬絕手足以避徭役生
育弗起殆爲恒事守長不務先富民而唯言益國豈有
民貧於下而國富於上邪又泉鑄歲遠類多翦鑿江東
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輪郭遂買本一千加子

七百猶求請無地種革相繼尋完者爲用既不兼兩回
復遷貿會非委積徒令小民每嬰困苦且錢帛相半爲
制永乂或聞長宰須令輸直進遺舊科退容姦利八屬
近縣旣在京畿發借徵調寔煩他邑民特尤貧連年失
稔草衣藿食稍有流亡今農政就興宜蒙賑給若逋課
未上許以申原充豫二藩雖曰舊鎮往屬兵虞累棄鄉
土密邇寇庭下無安志編草結菴不違涼暑扶淮聚洛
靡有生向俱稟人靈獨絕溫飽而賦歛多少尚均沃實
謂凡在荒民應加蠲減又司市之要自昔所難頃來此
役不由才舉竝條其重貲許以賈術前人增估求俠後

人加稅請代如此輪回終何紀極兼復交關津要共相
脣齒愚野未閑必加陵誑罪無大小橫沒貲載凡求試
穀帛類非廉謹未解在事所以開容夫獄訟惟平畫一
在制雖恩家得罪必宜申憲鼎姓貽譽最合從網若罰
典惟加賤下辟書必蠲世族懼非先王立理之本尚書
列曹上應乾象如聞命議所出先諮於都都旣下意然
後付郎謹寫關行愚謂郎官尤宜推擇宋運告終戎車
屢駕寄名軍牒動竊數等故非分充朝資奉版積廣越
邦宰梁益郡邑參差調補寔允事機且此徒冗雜罕遵
王憲嚴加廉視隨違彈斥一二年間可減太半五年正

位司徒給班劍二十人侍中如故移居雞籠山西邸集
學士抄五經百家依皇覽例爲四部要畧千卷招致名
僧講語佛法造經唄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世祖
好射雉子良諫曰鑿輦亟動天蹕屢巡陵犯風烟驅馳
野澤萬乘至重一羽甚微從甚微之權忽至重之誠頃
郊郛以外科禁嚴重匪直芻牧事罷遂乃窳掩殆廢且
田月向登桑時告至士女呼嗟易生噂議棄民從欲理
未可安曩時巡幸必盡威防領軍景先詹事赤斧堅甲
利兵左右屯衛今馳驚外野交侍踈闊晨出晚還頓遺
清道此實愚臣最所震迫狡虜玩威甫獲款關二漢全

富猶加曲待如聞使臣類亦怨望前會東宮遂形言色
昔宋氏遣使舊列階下劉績銜使始登朝殿今旣反命
宜賜優禮伏謂中堂雲構實惟峻絕檐陛深嚴事隔涼
暑而別爲一室如或有疑邊帶廣途訛言孔熾毀立之
易過於轉圓若依舊制通敞實允觀聽頃市司驅扇租
估過刻吹毛求瑕廉察相繼被以小罪責以重備愚謂
宜勅有司更詳優格臣年方朝賢齒未相及以管窺天
猶知失得廊廟之士豈闇是非未聞一人開一說爲陛
下憂國家非但面從亦畏威耳臣若不啓陛下於何聞
之先是六年左衛殿中將軍邯鄲超上書諫射雉世祖

爲止乂之超竟被誅永明末上將射雉子良諫曰忽聞
外議伏承當更射雉臣下情震越心懷憂悚猶謂疑妄
事不必然伏度陛下以信心明照所以傾金寶於禪靈
仁愛廣洽得使禽魚養命於江澤豈惟國慶民權乃以
翱翔治樂夫衛生保命人獸不殊重軀愛體彼我無異
故禮云聞其聲不食其肉見其生不忍其死且萬乘之
尊降同匹夫之樂天殺無辜傷仁害福之本菩薩不殺
壽命得長施物安樂自無恐怖不惱衆生身無患苦臣
見功德有此果報所以日夜劬懃厲身奉法實願聖躬
康御若此每至寢夢脫有異見不覺身心立就焦爛陛

下常日捨財脩福臣私心顛顛尚恨其少豈可今日見
此事一損福業追悔便難臣此啓聞私心實切若是大
事不可易改亦願陛下照臣此誠曲垂三思況此嬉遊
之間非關當否而動輒傷生實可深慎臣聞子孝奉君
臣忠事主莫不靈祇通感徵祥證登臣近段仰啓賜希
受戒天心洞遠誠未達勝善之途而聖恩遲疑尚未垂
履曲降尊極豈可今月復隨此事臣不隱心卽實上啓
上雖不盡納而深見寵愛又與文惠太子同好釋氏甚
相友悌子良敬信尤篤數於邸園營齋戒大集朝臣衆
僧至於賦食行水或躬親其事世頗以爲失宰相體勸

人爲善末嘗厭倦以此終致盛名尋代王儉領國子祭酒辭不拜八年給三望車九年京邑大水吳興偏劇子良開倉賑救貧病不能立者於第北立解收養給衣及藥十年領尚書令尋爲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揚州刺史本官如故尋解尚書令加中書監文惠太子薨世祖檢行東宮見太子服御羽儀多過制度上大怒以子良與太子善不啓聞頗加嫌責世祖不豫詔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醫藥子良啓進沙門於殿戶前誦經世祖爲感夢見優曇鉢華子良按佛經宣旨使御府以銅爲華插御床四角日夜在殿內太孫間日入參承世祖暴

漸內外惶懼百僚皆已變服物議疑立子良俄頃而蘇問太孫所在因召東宮器甲皆入遺詔使子良輔政高宗知尚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世務乃推高宗詔云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子良所志也太孫少養於子良妃袁氏甚著慈愛旣懼前不得立自此深忌子良大行出太極殿子良居中書省帝使虎賁中郎將潘敞領二百人仗屯太極西階防之成服後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許進位太傅增班劔爲三十人本官如故解侍中隆昌元年加殊禮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進督南徐州其年疾篤謂左右曰門外應有異遣人視見

淮中魚萬數皆浮出水上向城門尋薨時年三十五帝
常慮子良有異志及薨甚悅詔給東園溫明秘器歛以
衮冕之服東府施喪位大鴻臚持節監護太官朝夕送
祭又詔曰褒崇明德前王令典追遠尊親公情所隆故
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中書監太傅領司徒揚州刺
史竟陵王新除督南徐州體睿履正神鑒淵邈道冠民
宗具瞻允集肇自弱齡孝友光備爰及贊契協升景業
燮曜台陛五教克宣敷奏端朝百揆惟穆寄重先顧任
均負圖諒以齊暉二南同規徃哲方憑保佑末翼雍熙
天不憖遺奄焉薨逝哀慕抽割震于厥心今龜謀襲吉

先遠戒期宜崇嘉制式引烈可追崇假黃鉞侍中都
督中外諸軍事太宰領大將軍揚州牧綠綬綬備九服
錫命之禮使持節中書監干如故給九旒鸞輅黃屋左
纛輜輶車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劍百人
葬禮依晉安平王孚故事初豫章王嶷葬金牛山文惠
太子葬夾石子良臨送望祖礪山悲感歎曰北瞻吾叔
前望吾兄死而有知請葬茲地既薨遂葬焉所著內外
文筆數十卷雖無文采多是勸戒建武中故吏范雲上
表爲子良立碑事不行子昭胄嗣

昭胄字景胤汎涉有父風永明八年自竟陵王世子爲

寧朔將軍會稽太守鬱林初爲右衛將軍未拜遷侍中
領右軍將軍建武三年復爲侍中領驍騎將軍轉散騎
常侍太常以封境邊虜建元元年改封巴陵王先是王
敬則事起南康侯子恪在吳郡高宗慮有同異召諸王
侯入宮晉安王寶義及江陵公寶覽等住中書省高武
諸孫住西省勅人各兩左右自隨過此依軍法孩抱者
乳母隨入其夜大醫煮藥都水辦數十具棺材須三更
當悉殺之子恪奔歸二更達建陽門刺啓時刻已至而
帝眠不起中書舍人沈徽孚與帝所親左右單景雋共
謀少留其事須臾帝覺景雋啓子恪已至驚問曰未邪

景雋具以事荅明日悉遣王侯還第建武以來高武王
侯居常震怖朝不保夕至是尤甚及陳顯達起事王侯
復入宮昭胄懲往時之懼與弟永新侯昭穎逃奔江西
變形爲道人崔慧景舉兵昭胄兄弟出投之慧景事敗
昭胄兄弟首出投臺軍主胡松各以王侯還第不自安
謀爲身計子良故防閣桑偃爲梅蟲兒軍副結前巴西
太守蕭寅謀立昭胄昭胄許事克用寅爲尚書左僕射
護軍將軍以寅有部曲大事皆委之時胡松領軍在新
亭寅遣人說之云須昏人出寅等便率兵奉昭胄入臺
閉城號令昏人必還就將軍將軍但閉壘不應則三公

不足得也松又許諾會東昏新起芳樂苑月許日不復
出遊偃等議募健兒百餘人從萬春門入突取之昭胄
以爲不可偃同黨王山沙慮事久無成以事告御刀徐
僧重寅遣人殺山沙於路吏於麝騰中得其事迹昭胄
兄弟與同黨皆伏誅昭穎官至寧朔將軍彭城太守梁
王定京邑追贈昭胄散騎常侍撫軍將軍昭穎黃門郎
梁受禪降封昭胄子同監利侯

廬陵王子卿字雲長世祖第三子也建元元年封臨汝
縣公千五百戶兄弟四人同封世祖卽位爲持節都督
郢州司州之義陽軍事冠軍將軍郢州刺史永明元年

徙都督荆湘益寧梁南北秦七州安西將軍荊州刺史
持節如故始興王鑑爲益州子卿解督子卿在鎮營造
服飾多違制度上勅之曰吾前後有勅非復一兩過道
諸王不得作乖體格服飾汝何意都不憶吾勅邪忽作
璫瑁乘具何意已成不須壞可速送下純銀乘具乃復
可爾何以作鐙亦是銀可卽壞之忽用金薄裹箭脚何
意亦速壞去凡諸服章自今不啓吾知復專輒作者後
有所聞當復得痛杖又曰汝比在都讀學不就年轉成
長吾曰冀汝美勿得勅如風過耳使吾失氣五年入爲
侍中撫軍將軍未拜仍爲中護軍侍中如故六年遷秘

書監領右衛將軍尋遷中軍將軍侍中金如故十年進
號車騎將軍俄遷使持節都督南豫司三州軍事驃騎
將軍南豫州刺史侍中如故子卿之鎮道中戲部伍爲
水軍上聞之大怒殺其典籤遣宜都王鏗代之子卿還
第至崩不與相見鬱林卽位復爲侍中驃騎將軍隆昌
元年轉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置兵佐鄱陽王鏘見害
以子卿代爲司徒領兵置佐尋復見殺時年二十七
魚復侯子響字雲音世祖第四子也豫章王嶷無子養
子響後有子表留爲嫡世祖卽位爲輔國將軍南彭城
臨淮二郡太守見諸王不致敬子響勇力絕人關弓四

斛力數在園池中帖騎馳走竹樹下身無虧傷旣出繼
車服異諸王每入朝輒忿怒拳打車壁世祖知之令車
服與皇子同永明三年遷右衛將軍仍出爲使持節都
督豫州郢州之西陽汝南二郡軍事冠軍將軍豫州刺
史明年進號右將軍進南豫州之歷陽淮南潁川汝陽
四郡入爲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六年有司奏子響體自
聖明出繼宗國大司馬臣嶷昔未有胤所以因心鞠養
陛下弘天倫之愛臣嶷深猶子之恩遂乃繼體扶疏世
祚垂改茅蔣菴蔚冢嗣莫移誠欣惇睦之風實虧立嫡
之教臣等參議子響宜還本乃封巴東郡王遷中護軍

常侍如故尋出爲江州刺史常侍如故七年遷使持節都督荆湘雍梁寧南北秦七州軍事鎮軍將軍荊州刺史子響少好武在西豫時自選帶仗左右六十人皆有膽幹至鎮數在內齋殺牛置酒與之聚樂令內人私作錦袍絳襖欲餉蠻交易器仗長史劉寅等連名密啓上勅精檢寅等懼欲秘之子響聞臺使至不見勅召寅及司馬席恭穆諮議參軍江愈殷曇粲中兵參軍周彥典籤吳修之王賢宗魏景淵於琴臺下詰問之寅等無言脩之曰旣以降勅旨政應方便答塞景淵曰故應先檢校子響大怒執寅等於後堂殺之以啓無江愈名欲釋

之而用命者已加戮上聞之怒遣衛尉胡諧之游擊將軍尹畧中書舍人茹法亮領齋仗數百人檢捕羣小勅子響若束首自歸可全其性命諧之等至江津築城燕尾洲遣傳詔石伯兒入城慰勞子響曰我不作賊長史等見負今政當受殺人罪耳乃殺牛具酒饌餉臺軍而諧之等疑畏執錄其吏子響怒遣所養數十人收集府州器仗令二千人從靈溪西渡克明日與臺軍對陣南岸子響自與百餘人袍騎將萬鈞弩三四張宿江堤上明日凶黨與臺軍戰子響於堤上放弩亡命王衝天等蒙楯陵城臺軍大敗尹畧死之官軍引退上又遣冊陽

尹蕭順之領兵繼至子響部下恐懼各逃散子響乃白服降賜死時年二十二臨死啓上曰劉寅等人齋檢仗具如前啓臣罪旣山海分甘斧鉞奉勅遣胡諧之茹法亮賜重勞其等至竟無宣旨便建旗入津對城南岸築城守臣累遣書信喚法亮渡乞白服相見其末不肯羣小懼怖遂致攻戰此臣之罪也臣此月二十五日束身投軍希還天闕停宅一月臣自取盡可使齊代無殺子之譏臣免逆父之謗旣不遂心今便命盡臨啓哽塞知復何陳有司奏絕子響屬籍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賜爲蛸氏諸所連坐別下考論贈劉寅侍中席恭穆

輔國將軍益州刺史江愈殷雲粲黃門郎周彥驍騎將軍寅字景蕤高平人也有文義而學不閑世務席恭穆安定馬氏人關隴豪族上憐子響死後遊華林園見猿對跳子鳴嘯上留目久之因嗚咽流涕豫章王嶷上表曰臣聞將而必戮炳自春秋罄于甸人著於經禮猶懷不忍之言尚有如倫之痛豈不事因法徃情以恩留故庶人蛸子響識懷靡樹見淪不逞肆憤一朝取陷凶德遂使迹隣非孝事近無君身膏草野未云塞釁但韞矢倒戈歸罪司戮卽理原心亦旣迷而知返釁骨不收辜寃莫赦撫事惟往載傷心目昔閱榮伏虜愴動墳園思

荆就辟側懷丘墓皆兩臣釁結於明時二主議加於盛
世積代用之爲美歷史不以云非伏願一下天矜爰詔
蛸氏使得安兆末郊旋寔餘麓微列葦藪之容薄申封
樹之禮豈伊窮骸被德實且天下歸仁臣屬忝皇枝偏
留友睦以臣繼別未安子響言承出命提攜鞠養俯見
成人雖輟亂蕃條歸體璇萼循執之念不移傳訓之憐
何已敢冒寔嚴布此悲乞上不許先是貶爲魚復侯

安陸王子敬字雲端世祖第五子也初封應城縣公永
明二年出爲持節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北中郎將南
兗州刺史四年進號右將軍明年徙都督荆湘梁雍南

北秦六州軍事平西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如故尋進號
安西將軍七年徵侍中護軍將軍十年轉散騎常侍撫
軍將軍丹陽尹十一年進車騎將軍尋給鼓吹一部隆
昌元年遷使持節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征北大將
軍南兗州刺史延興元年加侍中高宗除諸蕃王遣中
護軍王玄邈征九江王廣之襲殺子敬時年二十三
晉安王子懋字雲昌世祖第七子也初封江陵公永明
三年爲持節都督南豫豫司三州南中郎將南豫州刺
史魚復侯子響爲豫州子懋解督四年進號征虜將軍
南豫新置力役寡少加子懋領宣城太守明年爲監南

充充徐青冀五州軍事後將軍南兗州刺史持節如故
六年徙監湘州平南將軍湘州刺史明年加持節都督
八年進號鎮南將軍撰春秋例死三十卷奏之世祖嘉
之勅付秘閣九年親府州事十年入爲侍中領右衛將
軍十一年遷散騎常侍中書監未拜仍爲使持節都督
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征北
將軍雍州刺史給鼓吹一部豫章王喪服未畢上以邊
州須威望許得奏之鬱林郎位卽本號爲大將軍子懋
見幼主新立密懷自全之計令作部造器仗陳顯達時
爲征虜屯襄陽欲脅取以爲將師顯達密啓高宗徵顯

達還隆昌元年遷子懋爲都督江州刺史留西楚部曲
助鎮襄陽單將白直俠轂自隨顯達入別子懋謂曰朝
廷令身單身而反身是天王豈可過爾輕率今猶欲將
二三千人自隨公意何如顯達曰殿下若不留部曲便
是大違勅旨其事不輕且此閒人亦難可收用子懋默
然顯達因辭出便發去子懋計未立還鎮尋陽延興元
年加侍中聞鄱陽隨郡二王見殺欲起兵赴難母阮在
都遣書欲密迎上阮報其兄于瑤之爲計瑤之馳告高
宗於是纂嚴遣平西將軍王廣之南北討使軍主裴叔
業與瑤之先襲尋陽聲云爲郢州行司馬子懋知之遣

三百人守盆城叔業泝流直上至夜回下襲盆城城局
參軍樂賁開門納之子懋率府州兵力先已具船於稽
亭渚聞叔業得盆城乃據州自衛子懋部曲多雍土人
皆踊躍願奮叔業畏之遣于瑤之說子懋曰今還都必
無過憂政當作散官不失富貴也懋既不出兵攻叔業
衆情稍沮中兵參軍于琳之瑤之兄也說子懋重賂叔
業子懋使琳之往琳之因說叔業請取子懋叔業遣軍
主徐玄慶將四百人隨琳之入州城僚佐皆奔散琳之
從二百人拔刃入齋子懋罵曰小人何忍行此事琳之
以袖鄣面使人害之時年二十三初子懋鎮雍世祖勅
以邊畧曰吾比連得諸處啓所說不異虜必無敢送死
理然爲其備不可蹙懈今秋犬羊輩越逸者其亡滅之
徵吾今亦行密纂集須有分明指的便當有大處分今
普勅鎮守並部偶民丁有事即使應接連已勅更遣想
行有至者汝共諸人量覓可使人數往南陽舞陰諸要
處參覘糧食最爲根本更不憂人仗常行視驛亭馬不
可有廢闕并約語諸州當其界皆爾不如法卽問事又
曰吾勅荆郢二鎮各作五千人陣本擬應接彼耳賊若
送死者更卽呼取之已勅子真魚繼宗設公愍至鎮可
以公愍爲城主三千人配之便足汝可好以階級在意

勿得人求或超五三階級文章詩筆乃是佳事然世務
彌爲根本可常憶之汝所啓仗此悉是吾左右御仗也
云何得用之品格不可乖吾自當優量覓送先是啓求
所好書上又曰知汝常以書讀在心足爲深欣也賜子
懋杜預手所定左傳及古今善言

隨郡王子隆字雲興世祖第八子也有文才初封枝江
公末明三年爲輔國將軍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明年
遷江州刺史未拜唐寓之賊平遷爲持節督會稽東陽
新安臨海永嘉五郡東中郎將會稽太守遷長兼中書
令子隆娶尚書令王儉女爲妃上以子隆能屬文謂儉

曰我家東阿也儉曰東阿重出實爲皇家蕃屏未及拜
仍遷中護軍轉侍中左衛將軍八年代魚腹疾子響爲
使持節都督荆雍梁寧南北秦六州鎮西將軍荊州刺
史給鼓吹一部其年始興王鑑罷益州進號督益州九
年親府州事十一年晉安王子懋爲雍州子隆復解督
鬱林立進號征西將軍隆昌元年爲侍中撫軍將軍領
兵置佐延興元年轉中軍大將軍侍中如故子隆年三
十一而體過充壯常服蘆茹丸以自銷損高宗輔政謀
害諸王世祖諸子中子隆最以才貌見憚故與鄱陽王
鏘同夜先見殺文集行於世

建安王子真字雲仙世祖第九子也永明四年爲輔國將軍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遷持節督南豫司二州軍事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領宣城太守進號南中郎將六年以府州稍實表解領郡七年進號右將軍遷丹陽尹將軍如故轉左衛將軍七年遷中護軍仍出爲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鬱林立進號安西將軍隆昌元年爲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延興元年轉鎮軍將軍領兵置佐常侍如故其年見殺年十九西陽王子明字雲光世祖第十子也末明元年封武昌王三年失國璽改封西陽六年爲持節都督南兗兖徐

青冀五州軍事冠軍將軍南兗州刺史八年進號征虜將軍十年進左將軍仍爲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軍事會稽太守將軍如故子明風姿明淨士女觀者咸嗟嘆之鬱林初進號平東將軍隆昌元年爲右將軍中書令延興元年遷侍中領驍騎將軍右軍如故建武元年轉撫軍將軍領兵置佐二年誅蕭湛誣子明及弟子罕子貞與湛同謀見害年十七

南海王子罕字雲華世祖第十一子也永明六年爲北中郎將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上初以白下地帶江山徙琅邪郡自金城治之子罕始鎮此城十年爲持節都

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征虜將軍南兗州刺史鬱
林卽位進號後將軍隆昌元年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
建武元年轉護軍將軍二年見殺年十七

巴陵王子倫字雲宗世祖第十三子也永明七年爲持
節都督南豫司二州軍事南中郎將南豫州刺史十年
遷北中郎將南琅邪彭城刺史二郡太守鬱林卽位以
南彭城祿力優厚奪子倫與中書舍人綦母珍之更以
南蘭陵代之隆昌元年遷散騎常侍左將軍延興元年
遣中書舍人茹法亮殺子倫子倫正衣冠出受詔曰烏
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先朝昔滅劉氏

今日之事理數固然君是身家舊人今銜此使當由事
不獲已法亮不敢荅而退年十六

邵陵王子貞字雲松世祖第十四子也永明十年爲東
中郎將吳郡太守鬱林卽位進號征虜將軍還爲後將
軍建武二年見誅年十五

臨賀王子岳字雲嶠世祖第十六子也永明七年封高
宗誅世祖諸子唯子岳及第六人在後世呼爲七王朔
望入朝上還後宮輒嘆息曰我及司徒諸兒子皆不長
高武子孫日長大永泰元年上疾甚絕而復蘇於是誅
子岳等延興建武中凡三誅諸王每一行事高宗輒先

燒香火嗚咽涕泣衆以此輒知其夜當相殺戮也子岳死時年十四

西陽王子文字雲儒世祖第十七子也末明七年封蜀郡王建武中改封西陽王末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衡陽王子峻字雲嵩世祖第十八子也末明七年封廣漢郡王建武中改封末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南康王子琳字雲璋世祖第十九子也母荀氏有盛寵子琳鍾愛末明七年封宣城王明年上改南康公褚綦以封子琳末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湘東王子建字雲立世祖第二十一子也母謝氏無寵

世祖度爲尼高宗卽位使還母子建末泰元年見殺年

十三

南郡王子夏字雲廣世祖第二十三子也上春秋高子夏最幼寵愛過諸子初世祖夢金翅鳥下殿庭搏食小龍無數乃飛上天末泰元年子夏誅年七歲

史臣曰民之勞逸隨所遭遇習以成性有識斯同帝王子弟生長尊貴薪禽之道未知富厚之圖已極齟齬年稚齒養器深宮習趨拜之儀受文句之學坐躡搢紳傍絕交友情僞之事不經耳目憂懼之道未涉曾衿雖卓爾天悟自得懷抱孤寡爲識所陋猶多朝出闔閨暮司方

岳帝子臨州親民尚小年序次第宜屏皇家防驕剪逸
積代恒典平允之情操捶貽慮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
勞舊左右用爲主帥州國府第先令後行飲食遊居動
應聞啟端拱守祿遵承法度張弛之要莫敢厝言行事
執其權典籤掣其肘苟利之義未申專違之咎已及處
地雖重行已莫由威不在身恩未接下倉卒一朝艱難
總集望其釋位扶危不可得矣路溫舒云秦有十失其
一尚存斯宋氏之餘風在齊而彌弊也

贊曰武十七王文宣令望愛才悅古仁信溫良宗英是
寄遺惠未忘廬陵犯色安陸括囊晉安早悟隨郡雕章
建賀湘海二陵二陽幼蕃盛寵南郡南康

南齊書卷四十終

列傳第二十一

南齊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二十二

梁蕭子顯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雲舉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臣李騰芳等奉

勅重校刊

張融

周顥

張融字思光吳郡吳人也祖禕晉琅邪王國郎中令父暢宋會稽太守融年弱冠道士同郡陸脩靜以白鷺羽塵尾扇遺融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宋孝武聞融有早

之外風沫相排日閉雲開浪散波合岳起山墮若乃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爾其奇名出錄

詭物無書高岸乳鳥橫門產魚則何懼音鱗音鱗音鱗羅鱗容鮪詣鱗

音鮪音鮪音鮪非鮪人鮪果鮪滑音哄日吐霞吞河漱月氣開地震聲動

天發噴灑噦於噦於流雨而揚雲喬醴壯脊架岳而飛

墳挺音挺動崩五山之勢矚矣矚矣煥七曜之文蟠蟻瑁

蚌綺貝繡螺玄珠互綵綠紫相華遊風秋瀨泳景登春

伏鱗漬綵昇鮪洗文若乃春代秋緒歲去冬歸柔風麗

景晴雲積暉起龍塗於靈步翔螭道之神飛浮微雲之

如菅落輕雨之依依觸巧塗而礧去遠抵欒木以激

浪相礪傍各而起千狀波獨湧乎驚萬容蘋藻留映荷芰

提陰扶容曼綵秀遠華深明藕移玉清蓮代金眇芬芳

於遙渚汎灼爍於長潯浮艦雜軸遊舶交艘帷軒帳席

方遠連高入驚波而箭絕振排天之雄颿越湯谷以逐

景渡虞淵以追月徧萬里而無時浹天地於揮忽雕隼

飛而未半鯤龍趨貪而不逮舟人未及復其喘已周流

宇宙之外矣陰鳥陽禽春毛秋羽遠翅風遊高翮雲舉

翔歸棲去連陰日路瀾漲波渚陶玄浴素長絃四斷平

表九絕雉翥成霞鴻飛起雪合聲鳴侶竝翰翻羣飛關

溢繡流浦照文爾夫人微亮氣小白如淋涼空澄遠增

漢無陰照天容於鯨渚鏡河色於魴潯括蓋餘以進廣
浸夏洲以洞深形每驚而義維靜跡有事而道無心於
是乎山海藏陰雲塵入岫天英徧華日色盈秀則若士
神中琴高道外袖輕羽以衣風逸玄裾於雲帶筵秋月
於源潮帳春霞於秀瀨曬蓬萊之靈岫望方壺之妙闕
樹暹日以飛柯嶺回峯以蹴月空居無俗素館何塵谷
門風道林路雲真若乃幽崖隄於陬於隈隩之窮駿波
虎浪之氣激勢之所不攻有卉有木爲灌爲叢路糝網
雜結葉相籠通雲交拂連韻共風蕩洲礪去岸而千里
若崩衝崖沃島其萬國如戰振駿氣以擺雷飛雄光以
倒電若夫增雲不氣流風斂聲瀾文復動波色還驚明
月何遠沙裏分星至其積珍全遠架寶諭深瓊池玉壑
珠岫珞岑合日開夜舒月解陰珊瑚開績瑠璃竦華丹
文鏡色雜照冰霞洪洪潰潰浴干日月淹漢星墟滲河
天界風何本而自生雲無從而空滅籠麗色以拂烟鏡
懸暉以照雪爾乃方員去我混然落情氣暄而濁化靜
自清心無終故不滯志不敗而無成旣覆舟而載舟固
以死而以生弘芻狗於人獸導至本以克形雖萬物之
日用諒何緯其何經道湛天初機茂形外亡有所以而
有非膠有於生末亡無所以而無信無心以入太不動

動是使山岳相崩不聲聲故能天地交泰行藏虛於用
舍應感亮於圓會仁者見之謂之仁達者見之謂之達
恬者幾於上善吾信哉其爲大矣融文辭詭激獨與衆
異後還京師以示鎮國將軍顧凱之凱之曰卿此賦實
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卽求筆注之曰漉沙構白熬
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此四句後所足也凱之與
融兄有恩好凱之卒融身負墳土在南與交阯太守卞
展有舊展於嶺南爲人所殺融挺身奔赴舉秀才對策
中第爲尚書殿中郎不就爲儀曹郎泰始五年明帝取
荆郢湘雍四州射手叛者斬亡身及家長者家口沒奚

官元徽初郢州射手有叛者融議家人家長罪所不及
亡身刑五年尋請假奔叔父喪道中罰幹錢敬道鞭杖
五十寄繫延陵獄大明五年制二品清官行僮幹杖不
得出十爲左丞孫緬所奏免官尋復位攝祠倉部二曹
領事劉劭戰死祠曹議上應哭劭不融議宜哭於是始
舉哀倉曹又以正月俗人所忌太倉爲可開不融議不
宜拘束小忌尋兼掌正厨融見宰殺回車徑去自表解
職爲安成王撫軍倉曹參軍轉南陽王友融父暢先爲
丞相長史義宣事難暢爲王玄謨所錄將殺之玄謨子
瞻爲南陽王前軍長史融啓求去官不許融家貧願祿

初與從叔征北將軍永書曰融昔稱幼學早訓家風雖則不敏率以成性布衣葦席弱年所安簞食瓢飲不覺不樂但世業清貧民生多待榛栗棗脩女贄旣長束帛禽鳥男禮已大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事昔求三吳一丞雖屬舛錯今聞南康缺守願得爲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又與吏部尚書王僧虔書曰融天地之逸民也進不辨貴退不知賤兀然造化忽如草木實以家貧累積孤寡傷心八姪俱孤二弟頗弱撫之而感古人以悲豈能山海陋祿申融情累阮籍愛東

平土風融亦欣晉平閑外時議以融非治民才竟不果辟太祖太傅掾歷驃騎豫章王司空諮議參軍遷中書郎非所好乞爲中散大夫不許融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隨例同行常稽遲不進太祖素奇愛融爲太尉時時與融欵接見融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卽位後手詔賜融衣曰見卿衣服麤故誠乃素懷有本交爾藍縷亦虧朝望今送一通故衣意謂雖故乃勝新也是吾所著已令裁減稱卿之體并履一量融與吏部尚書何戢善往詣戢誤通尚書劉澄融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外望澄又曰非是旣

造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其爲異如此又爲長沙王
鎮軍竟陵王征北諮議竝領記室司徒從事中郎永明
二年總明觀講勅朝臣集聽融扶入就榻私索酒飲之
難問旣畢乃長歎曰嗚呼仲尼獨何人哉爲御史中丞
到撫所奏免官尋復融形貌短醜精神清澈王敬則見
融革帶垂寬殆將至酪謂之曰革帶太急融曰旣非步
吏急帶何爲融假東出世祖問融住在何處融答曰臣
陸處無屋舟居非水後日上以問融從兄緒緒曰融近
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上大笑虜中聞融
名上使融接北使李道固就席道固顧之而言曰張融
是宋彭城長史張暢子不融嘖感久之曰先君不幸名
達六夷豫章王大會賓僚融食炙始行畢行炙人便去
融欲求鹽蒜口終不言方搖食指半日乃息出入朝廷
皆拭目驚觀之八年朝臣賀衆瑞公事融扶入拜起復
爲有司所奏見原遷司徒右長史竟陵張欣時爲諸暨
令坐罪當死欣時父興世宋世討南譙王義宣官軍欲
殺融父暢興世以袍覆暢而坐之以此得免興世卒融
著高履負土成墳至是融啟竟陵王子良乞代欣時死
子良荅曰此乃是長史美事恐朝有常典不得如長史
所懷遷黃門郎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融有孝義忌

月三旬不聽樂事嫂甚謹宋丞相義宣起事父暢以不
同將見殺司馬竺超民諫免之暢臨終謂諸子曰昔丞
相事難吾緣竺司馬得活爾等必報其子弟後超民孫
微冬月遭母喪居貧融往弔之悉脫衣以爲賻披牛被
而反常以兄事微豫章王嶷竟陵王子良薨自以身經
佐吏哭輒盡慟建武四年病卒年五十四遺令建白旌
無旒不設祭令人捉麈尾登屋復魂曰吾生平所善自
當凌雲一笑三千買棺無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
手執小品法華經妾二人哀事畢各遣還家又曰以吾
平生之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不須暫停閨閣融

玄義無師法而神解過人白黑談論鮮能抗拒永明中
遇疾爲問律自序曰吾文章之體多爲世人所驚汝可
師耳以心不可使耳爲心師也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
體爲常政當使常有其體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
因循寄人籬下且中代之文道體闕變尺寸相資彌縫
舊物吾之文章體亦何異何嘗顛溫涼而錯寒暑綜哀
樂而橫歌哭哉政以屬辭多出比事不羈不阡不陌非
途非路耳然其傳音振逸鳴節竦韻或當未極亦已極
其所矣汝若復別得體者吾不拘也吾義亦如文造次
乘我顛沛非物吾無師無友不文不句頗有孤神獨逸

耳義之爲用將使性入清波塵洗猶冰無得鈞聲同利
舉價如高俾是道場險成軍路吾昔嗜僧言多肆法辯
此盡遊乎言笑而汝等無幸又云人生之口正可論道
說義惟飲與食此外如樹網焉吾每以不爾爲恨爾曹
當振綱也臨卒又戒其子曰手澤存焉父書不讀况父
音情婉在其韻吾意不然別遺爾音吾文體英絕變而
屢奇旣不能遠至漢魏故無取嗟晉宋豈吾天挺蓋不
隕家聲汝若不看父祖之意欲汝見也可號哭而看之
融自名集爲玉海司徒褚淵問玉海名融答玉以比德
海崇上善文集數十卷行於世張氏知名前有敷演鏡
暢後有克融卷稷

周顥字彥倫汝南安城人晉左光祿大夫顥七世孫也
祖虎頭員外常侍父恂歸鄉相顥少爲族祖朗所知解
褐海陵國侍郎益州刺史蕭惠開賞異顥攜入蜀爲厲
鋒將軍帶肥鄉成都二縣令轉惠開輔國府參軍將軍
令如故仍爲府主簿常謂惠開性太險峻每致諫惠開
不悅荅顥曰天險地險王公設險但問用險何如耳隨
惠開還都宋明帝頗好言理以顥有辭義引入殿內親
近宿直帝所爲慘毒之事顥不敢顯諫輒誦經中因緣
罪福事帝亦爲之小止轉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元徽初

出爲剡令有恩惠百姓思之還歷邵陵王南中郎三府
參軍太祖輔政引接顓顓善尺牘沈攸之送絕交書太
祖口授令顓裁荅轉齊臺殿中郎建元初爲長沙王參
軍後軍參軍山陰令縣舊訂滂民以供雜使顓言之於
太守聞喜公子良曰竊見滂民之困困實極矣役命有
常祇應轉竭感迫驅催莫安其所險者或竄避山湖困
者自經溝瀆爾亦有摧臂斫手苟自殘落販傭貼子權
赴急難每至滂使發動遽赴常促輒有柎杖被錄稽顙
階墜泣涕告哀不知所振下官未嘗不臨食罷筋當書
偃筆爲之久之愴不能已交事不濟不得不就加捶罰

見此辛酸時不可過山陰邦治事倍餘城然畧聞諸縣
亦處處皆躓唯上虞以百戶一滂大爲優足過此列城
不無凋罄宜應有以曾救倒懸設流開便則轉患爲功
得之何遠還爲文惠太子中軍錄事參軍隨府轉征北
文惠在東宮顓還正員郎始興王前軍諮議直侍殿省
復見賞遇顓音辭辯麗出言不窮宮商朱紫發口成句
汎涉百家長於佛理著三宗論立空假名立不空假名
設不空假名難空假名設空假名難不空假名假名空
難二宗又立假名空西涼州智林道人遺顓書曰此義
旨趣似非始開妙聲中絕六七十載貧道年二十時便

得此義竊每歡喜無與共之年少見長安耆老多云關
中高勝乃舊有此義當法集盛時能深得斯趣者本無
多人過江東畧是無一貧道捉麈尾來四十餘年東西
講說謬重一時餘義頗見宗錄唯有此塗白黑無一人
得者爲之發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始是眞實行道第
一功德其論見重如此顓於鍾山西立隱舍休沐則歸
之轉太子僕兼著作撰起居注遷中書郎兼著作如故
常遊侍東宮少從外氏車騎將軍臧質家得衛恒散隸
書法學之甚工文惠太子使顓書玄圃茅齋壁國子祭
酒何胤以倒薤書求就顓換之顓笑而答曰天下有道
丘不與易也每賓友會同顓虛席晤語辭韻如流聽者
忘倦兼善老易與張融相遇輒以玄言相滯彌日不解
清貧寡欲終日長蔬食雖有妻子獨處山舍衛將軍王
儉謂顓曰卿山中何所食顓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
惠太子問顓菜食何味最勝顓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
時何胤亦精信佛法無妻妾太子又問顓卿精進何如
何胤顓曰三塗八難共所未免然各有其累太子曰所
累伊何對曰周妻何肉其言辭應變皆如此也轉國子
博士兼著作如故太學諸生慕其風爭事華辯後何胤
言斷食生猶欲食肉白魚鮓脯糖蟹以爲非見生物疑

食蚶蠣使學生議之學生鍾岢曰鮎之就脯驟於屈伸
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怛至於車螯蚶
蠣眉目內闕慙渾沌之奇礦殼外緘非金人之慎不悴
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算故宜長
克庖厨永爲口實竟陵王子良見岢議大怒胤兄黻亦
遁節清信顛與書勸令菜食曰丈人之所以未極遐蹈
或在近全菜邪脫灑離析之討鼎俎網罟之興載策
其來寔遠誰敢干議觀聖人之設膳脩仍復爲之品節
蓋以茹毛飲血與生民共始縱而勿裁將無厓畔善爲
士者豈不以恕已爲懷是以各靜封疆罔相陵軼況乃
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踰性命性命之於彼
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而終身朝晡資之以味彼就寃
殘莫能自列我業久長吁哉可畏且區區微卵脆薄易
矜歛彼弱麀顧步宜愍觀其飲喙飛行人應憐悼況可
心心撲禡加復恣忍吞嚼至乃野牧盛羣閉豢重圈量
肉揣毛以挨枝剥如土委地僉謂常理百爲愴息事豈
一塗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形
未息則一往一來一生一死輪迴是常事雜報如家人
天如客遇客日尠在家日多吾儕信業未足長免則傷
心之慘行亦息念丈人於血氣之類雖無身踐至於晨

息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手猶爲廉士所
棄生性之一啓鸞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飢非自死
之草不食聞其風者豈不使人多愧衆生之稟此形質
以畜肌骨皆由其積壅癡迷沈流莫反報受穢濁歷苦
酸長此甘與肥皆無明之報聚也何至復引此滋腴自
汗腸胃丈人得此有素聊復寸言發起耳顯卒官時會
王儉講孝經未畢舉曇濟自代學者榮之官爲給事中
史臣曰弘毅存容至仁表貌汲黯剛鷲崔琰聲姿然後
能不憚雄桀亟成譏犯張融標心託旨全等塵外吐納
風雲不論人物而事君會友敦義納忠誕不越檢常在
名教若夫奇偉之稱則虞翻陸績不得獨擅於前也
贊曰思光矯矯萬里千仞升同應諧黜同解擯務在連
衡不謀銷印彥倫辭辯苦節清韻白馬橫擒雲榜獨振

南齊書卷四十一終

張融海賦文多脫誤諸本同

南齊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二十三

梁蕭子顯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雲舉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臣李騰芳等奉

勅重校刊

王晏

蕭湛

蕭坦之

江祐

王晏字士彥琅邪臨沂人也祖弘之通直常侍父曾曜

祕書監宋大明末晏起家臨賀王國常侍員外郎巴陵王征北板參軍安成王撫軍板刑獄隨府轉車騎晉熙王燮爲郢州晏爲安西主簿世祖爲長史與晏相遇府轉鎮西板晏記室諮議沈攸之事難鎮西職僚皆隨世祖鎮盆城上時權勢雖重而衆情猶有疑惑晏便專心奉事軍旅書翰皆委焉性甚便僻漸見親侍乃留爲上征虜撫軍府板諮議領記室從還都遷領軍司馬中軍從事中郎常在上府參議機密建元初轉太子中庶子世祖在東宮專斷朝事多不聞啓晏慮及罪稱疾自陳尋領射聲校尉不拜世祖卽位轉長兼侍中意任如舊

永明元年領步兵校尉遷侍中祭酒校尉如故遭母喪起爲輔國將軍司徒左長史晏父曾曜籍晏勢宦多歷通官晏尋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未拜而曾曜卒居喪有稱起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濟陽太守未拜遷衛尉將軍如故四年轉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六年轉丹陽尹常侍如故晏位任親重朝夕進見言論朝事自豫章王嶷尚書令王儉皆降意以接之而晏每以疎漏被上呵責連稱疾久之上以晏須祿養七年轉爲江州刺史晏固辭不願出外見許留爲吏部尚書領太子右衛率終以舊恩見寵時王儉雖貴而疎晏旣領選權行臺閣

與儉頗不平儉卒禮官議諡上欲依王導諡爲文獻晏啓上曰導乃得此諡但宋以來不加素族出謂親人曰平頭憲事已行矣八年改領右衛將軍陳疾自解上欲以高宗代晏領選手敕問之晏啓曰鸞清幹有餘然不諸百氏恐不可居此職上乃止明年遷侍中領太子詹事本州中正又以疾辭十年改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給親信二十人中正如故十一年遷右僕射領太孫右衛率世祖崩遺旨以尚書事付晏及徐孝嗣令久於其職鬱林卽位轉左僕射中正如故隆昌元年加侍中高宗謀廢立晏便響應推奉延興元年轉尚書令加後將軍侍中中正如故封曲江縣侯邑千戶給鼓吹一部甲仗五十人入殿高宗與晏宴於東府語及時事晏抵掌曰公常言晏怯今定何如建武元年進號驃騎大將軍給班劔二十人侍中令中正如故又加兵百人領太子少傅進爵爲公增邑爲二千戶以虜動給兵千人晏爲人篤於親舊爲世祖所稱至是自謂佐命惟新言論常非薄世祖故事衆始怪之高宗雖以事際須晏而心相疑斥料簡世祖中詔得與晏手敕三百餘紙皆是國家事以此愈猜薄之初卽位始安王遙光便勸誅晏帝曰晏於我有勲且未有罪遙光曰晏尚不能爲武帝

安能爲陛下帝默然變色時帝常遣心腹左右陳世範等出塗巷採聽異言由是以晏爲事晏輕淺無防慮望開府數呼相工自視云當大貴與賓客語好屏人請問上聞之疑晏欲反遂有誅晏之意僉人鮮于文舉與晏子德元往來密探朝旨告晏有異志世範等又啓上云晏謀因四年南郊與世祖故舊主帥於道中竊發會虎犯郊壇帝愈懼未郊一日敕停行元會畢乃召晏於華林省誅之下詔曰晏閭閻凡伍少無特操階緣人之班齒官途世祖在蕃搜揚擢用棄畧疵瑕遂升要重而輕跳險銳在貴彌著猜忌反覆觸情多端故以兩宮所弗容十手所共指旣內愧于心外懼憲牘掩迹陳病多歷年載頻授蕃任輒辭請不行事似謙虛情實詭伏隆昌以來運集艱難匡贊之功頗有心力迺爵冠通侯位登元輔綢繆恩寄朝莫均焉谿壑可盈無厭將及視天畫地遂懷異圖廣求卜相取信巫覡論薦黨附遍滿臺府令大息德元淵藪亡命同惡相濟劔客成羣弟詡凶愚遠相辱齒信驛往來密通要契去歲之初奉朝鮮于文舉備告姦謀朕以信必由中義無與貳推誠委任覲能悛改而長惡易流構扇彌大與北中郎司馬蕭毅臺隊主劉明達等剋期竊發以河東王鉉識用微弱可爲其

主得志之日當守以虛器明達諸辭列炳然且存昔漢
后以反脣致討魏臣以蚪鬚爲戮况無君之心旣彰陵
上之迹斯著此而可容誰寘刑辟金可收付廷尉肅明
國典晏未敗數日於北山廟答賽夜還晏旣醉部伍人
亦飲酒羽儀錯亂前後十餘里中不復相禁制識者云
此勢不復久也晏子德元有意尚至車騎長史德元初
名湛世祖謂晏曰劉湛江湛竝不善終此非佳名也晏
乃改之至是與弟晉安王友德和俱被誅晏弟詡永明
中爲少府卿六年敕位未登黃門郎不得畜女妓詡與
射聲校尉陰玄智坐畜妓免官禁錮十年敕特原詡禁
錮後出爲輔國將軍始興內史廣州刺史劉纘爲奴所
殺詡率郡兵討之延興元年授詡持節廣州刺史詡亦
篤舊晏誅上又遣南中郎司馬蕭季敞襲詡殺之

蕭謚字彥孚南蘭陵蘭陵人也祖道清員外郎父仙伯
桂陽王參軍謚初爲州從事晉熙國侍郎左常侍謚於
太祖爲絕服族子元徽末世祖在郢州欲知京邑消息
太祖遣謚就世祖宣傳謀計留爲腹心昇明中爲世祖
中軍刑獄參軍東莞太守以勲勲封安復縣男三百戶
建元初爲武陵王冠軍臨川王前軍參軍除尚書都官
郎建威將軍臨川王鎮西中兵世祖在東宮謚領宿衛

太祖殺張景真世祖令諶口啓乞景真命太祖不悅諶懼而退世祖卽位出諶爲大末令未之縣除步兵校尉領射陽令轉帶南濮陽太守領御仗主承明二年爲南蘭陵太守建威將軍如故復除步兵校尉太守如故世祖齋內兵仗悉付之心膺密事皆使參掌除正員郎轉左中郎將後軍將軍太守如故世祖臥疾延昌殿敕諶在左右宿直上崩遺敕諶領殿內事如舊鬱林卽位深委信諶諶每請急出宿帝通夕不得寐諶還乃安轉衛軍司馬兼衛尉加輔國將軍丁母憂敕還復本任守衛尉高宗輔政有所匡諫帝旣在後宮不出唯遣諶及蕭

坦之遙進乃得聞達諶回附高宗勸行廢立密召諸王典籤約語之不許諸王外接人物諶親要日久衆皆憚而從之鬱林被廢日初聞外有變猶密爲手敕呼諶其見信如此諶性險進無計畧及廢帝日領兵先入後宮齋內仗身素隸服諶莫有動者海陵立轉中領軍進爵爲公二千戶甲仗五十人入直殿內月十日還府建武元年轉領軍將軍左將軍南徐州刺史給扶進爵衡陽郡公食邑三千戶高宗初許事克用諶爲揚州及有此授諶恚曰見炊飯熟推以與人王晏聞之曰誰復爲蕭諶作甌筋者諶恃勲重干豫朝政諸有選用輒命議尚

書使爲申論上新卽位遣左右要人於外聽察具知謀言深相疑阻二年六月上幸華林園宴謀及尚書令王晏等數人盡歡坐罷留謀晚出至華林閣仗身執還入省上遣左右莫智明數謀曰隆昌之際非卿無有今日今一門二州兄弟三封朝廷相報政可極此卿恒懷怨望乃云炊飯已熟合甑與人邪今賜卿死謀謂智明曰天去人亦復不遠我與至尊殺高武諸王是君傳語來去我今死還取卿於省殺之至秋而智明死見謀爲宗詔曰蕭謀想自凡庸識用輕險因藉倖會早預驅馳永明之季曲頒恩紀鬱林昏悖頗立誠効寵靈優渥期遇

兼隆內總戎柄外暢蕃威兄弟榮貴震灼朝野曾不感佩殊荷少荅萬一自以勲高伊霍事均難賞才冠當時耻居物後矯制王權與奪由已空懷疑懼坐構嫌猜覘候宮掖希覬非望蔽上罔下之心誣君不臣之跡固以彰暴民聽喧聒遐邇遂潛散金帛招集不逞交結禁衛互爲唇齒密契戚邸將肆姦逆朕以其任寄旣重爵列河山每加彌縫弘以大信庶能懷音翻然悛改而豺狼其性凶謀滋甚夫無將必戮陽秋明義况釁積禍盈若斯之大可收付廷尉速正刑書罪止元惡餘無所問謀好左道吳興沈文猷相謀云相不減高宗謀喜曰感卿

意無爲人言也至是文猷伏誅諶兄誕字彥偉初爲殿
中將軍永明中爲建康令與秣陵令司馬迪之同乘行
車前導四卒左丞沈昭畧奏凡有鹵簿官共乘不得兼
列騶寺請免誕等官詔贖論延興元年自輔國徐州爲
持節督司州刺史將軍如故明帝立封安德侯五百戶
進號冠軍建武二年春虜攻司州誕盡力拒守虜退增
封四百戶徵左衛將軍上欲殺諶以誕在邊鎮拒虜故
未及行虜退六旬諶誅遣黃門郎梁王爲司州別駕使
誅誕束身受戮家口繫尚方諶弟誅與諶同豫廢立爲
寧朔將軍東莞太守轉西中郎司馬建武初封西昌侯
千戶轉太子左率領軍解司州圍還同伏誅諶伯父仙
民官至太中大夫卒

蕭坦之南蘭陵蘭陵人也祖道濟太中大夫父欣祖有
勲於世祖至武進令坦之與蕭諶同族初爲殿中將軍
累至世祖中軍板刑獄參軍以宗族見驅使除竟陵王
鎮北征北參軍東宮直閣以懃直爲世祖所知除給事
中淮陵令又除蘭陵令給事中如故尚書起部郎司徒
中兵參軍世祖崩坦之隨太孫文武度上臺除射聲校
尉令如故未拜除正員郎南魯郡太守少帝以坦之世
祖舊人親信不離得入內見皇后帝於宮中及出後堂

雜戲狡獪坦之皆得在側或值醉後輟袒坦之輒扶持
諫諭見帝不可奉乃改計附高宗密爲耳目除晉安王
征北諮議隆昌元年追錄坦之父勲封臨汝縣男食邑
三百戶徙征南諮議高宗謀廢少帝旣與蕭諶及坦之
定謀帝腹心直閣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
諶未能發始興內史蕭季敞南陽太守蕭穎基竝應還
都諶欲待二蕭至藉其勢力以舉事高宗慮事變以告
坦之坦之馳謂諶曰廢天子古來大事比聞曹道剛朱
隆之等轉已猜疑衛尉明日若不就事無所復及弟有
百歲毋豈能坐聽禍敗政應作餘計耳諶惶遽明日遂

廢帝坦之力也海陵卽位除黃門郎兼衛尉卿進爵伯
增邑爲六百戶建武元年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進爵
侯增邑爲千五百戶明年虜動假坦之節督徐州征討
軍事虜圍鍾離春斷淮洲坦之擊破之還加領太子中
庶子未拜遷領軍將軍永泰元年爲侍中領軍東昏立
爲侍中領軍將軍永元元年遭母喪起復職加右將軍
置府江祔兄弟欲立始安王遙光密謂坦之坦之曰明
帝取天下已非次第天下人至今不服今若復作此事
恐四海瓦解我其不敢言持喪還宅宅在東府城東遙
光起事遣人夜掩取坦之坦之科頭著禪踰牆走從東

冶僦渡南渡間道還臺假節督衆軍討遙光屯湘宮寺
事平遷尚書右僕射丹陽尹右軍如故進爵公增邑千
戶坦之肥黑無鬚語聲嘶時人號爲蕭痘剛狠專執羣
小畏而憎之遙光事平二十餘日帝遣延明主帥黃文
濟領兵圍坦之宅殺之子賞祕書郎亦伏誅坦之從兄
翼宗爲海陵郡將發坦之謂文濟曰從兄海陵宅故應
無他文濟曰海陵宅在何處坦之告之文濟曰應得罪
仍遣收之檢家赤貧唯有質錢帖子數百還以啟帝原
死繫尚方和帝中興元年追贈坦之中軍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

江祏字弘業濟陽考城人也祖遵寧朔參軍父德隣司
徒右長史祏姑爲景皇后少爲高宗所親恩如兄弟宋
末解褐晉熙國常侍太祖徐州西曹員外郎高宗冠軍
參軍帶灑陽令竟陵王征北參軍尚書水部郎高宗爲
吳興以祏爲郡丞加宣威將軍廬陵王中軍功曹記室
安陸王左軍諮議領錄事帶京兆太守除通直郎補南
徐州別駕高宗輔政委以心腹隆昌元年自正員郎補
丹陽丞中書郎高宗爲驃騎鎮東府以祏爲諮議參軍
領南呂太守與蕭誅對直東府省內時新立海陵人情
未服高宗胛上有赤誌常祕不傳祏勸帝出以示人晉

壽太守王洪範罷任還上袒示之曰人皆謂此是日月相卿幸無泄言洪範曰公日月之相在軀如何可隱轉當言之公卿上大悅會直後張伯尹瓚等屢謀竊發祐誅憂虞無計每夕輒託事外出及入纂議定加祐寧朔將軍高宗爲宣城王太史密奏圖緯云一號當得十四年祐入帝喜以示祐曰得此復何所望及卽位遷守衛尉將軍如故封安陸縣侯邑千戶祐祖遵以后父贈金紫光祿大夫父德隣以帝舅亦贈光祿大夫建武二年遷右衛將軍掌甲仗廉察四年轉太子詹事祐以外戚親要勢冠當時遠致餉遺或取諸王第名書好物然家行甚睦待子姪有恩意上寢疾永泰元年轉祐爲侍中中書令出入殿省上崩遺詔轉右僕射祐弟衛尉祀爲侍中敬皇后弟劉暄爲衛尉東昏卽位參掌選事高宗雖顧命羣公而意寄多在祐兄弟至是更直殿內動止關諮永元元年領太子詹事劉暄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祐兄弟與暄及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領軍蕭坦之六人更日帖敕時呼爲六貴帝稍欲行意孝嗣不能奪坦之雖時有異同而祐堅意執制帝深忿之帝失德旣彰祐議欲立江夏王寶玄劉暄初爲寶玄郢州行事執事過刻有人獻馬寶玄欲看之暄曰馬何用看妃

索煇脫帳下諮暄暄曰旦已煇驚不煩復此實玄恚曰
舅殊無涓陽之情暄聞之亦不悅至是不同祜議欲立
建安王寶夤密謀於遙光遙光自以年長屬當鼎命微
旨動祜祜弟祀以少主難保勸祜立遙光暄以遙光若
立已失元舅之望不肯同故祜遲疑久不決遙光大怒
遣左右黃曇慶於清溪橋道中刺殺暄曇慶見暄部伍
人多不敢發事覺暄告祜謀帝處分收祜兄弟祀時直
在內殿疑有異遣信報祜曰劉暄似有異謀今作何計
祜曰政當靜以鎮之耳俄而召祜入見停中書省初直
齋袁文曠以王敬則勲當封祜執不與帝使文曠取祜

以刀環築其心曰復能奪我封否祜祀同日見殺祀字
景昌初爲南郡王國常侍歷高祖驃騎東閣祭酒祕書
丞晉安王鎮北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府州事治下有宣
尼廟久廢不脩祀更開掃構立祀弟禧君喪早卒有子
獻字偉卿年十二聞收至謂家人曰伯旣如此無心獨
存赴井死後帝於後堂騎馬致適顧謂左右曰江祜若
在我當復能騎此不暄字士穆出身南陽國常侍遙光
起事以討暄爲名事平暄遷領軍將軍封平都縣侯千
戶其年又見殺和帝中興元年贈祜衛將軍暄散騎常
侍撫軍將軍竝開府儀同三司祀散騎常侍太常卿

史臣曰士死知己蓋有生所共情雖愚智之品有二而
逢迎之運唯一夫懷可知之才受知人之眄無慙外物
此固天理其猶藏在中心銜恩念報況乎義早蕃僚道
同遇合踰越勝已顧邁先流棄子如遺曾微舊德使狗
之喻人致前譏慙包疚心我無其事嗚呼陸機所以賦
豪士也

贊曰王蕭提契世祖基之樂羊食子里克無辭江劉后
戚明嗣是維廢興異論終用乖疑

南齊書卷四十二終

南齊書卷四十三

列傳第二十四

梁蕭子顯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

臣蕭雲舉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臣李騰芳等奉

勅重校刊

江 敷

何昌寓

謝 瀟

王思遠

江敷字叔文濟陽考城人也祖湛宋左光祿大夫儀同

三司父恁著作郎爲太子劭所殺數母文帝女淮陽公主幼以戚屬召見孝武謂謝莊曰此小兒方當爲名器少有美譽桂陽王休範臨州辟迎主簿不就尚孝武女臨汝公主拜駙馬都尉除著作郎太子舍人丹陽丞時袁粲爲尹見數歎曰風流不墜政在江郎數與宴賞留連日夜遷安成王撫軍記室秘書丞中書郎數庶祖母王氏老疾數視膳嘗藥七十餘日不解衣及累居內官每以侍養陳請朝廷優其朝直尋轉安成王驃騎從事中郎初湛娶褚秀之女被遣褚淵爲衛軍重數爲人先通音意引爲長史加寧朔將軍順帝立隨府轉司空長史領臨淮太守將軍如故轉太尉從事中郎齊臺建爲吏部郎太祖卽位數以祖母久疾連年臺閣之職永廢溫清啓乞自解初宋明帝勅數出繼從叔恣爲從祖淳後於是僕射王儉啓禮無後小宗之文近世緣情皆由父祖之命未有旣孤之後出繼宗族也雖復臣子一揆而義非天屬江忠簡胤嗣所寄唯數一人傍無眷屬數宜還本若不欲江恣絕後可以數小兒繼恣爲孫尚書參議謂間世立後禮無其文荀顗無子立孫墜禮之始何琦又立此論義無所據於是數還本家詔使自量立後者出爲寧朔將軍豫章內史還除太子中庶子領驍

騎將軍未拜門客通贓利世祖遣信檢覈數藏此客而躬自引咎上甚有怪色王儉從容啓上曰江數若能治郡此便是具美耳上意乃釋永明初仍爲豫章王太尉諮議領錄事遷南郡王友竟陵王司徒司馬數好文辭圍棊第五品爲朝貴中最遷侍中領本州中正司徒左長史中正如故五年遷五兵尚書明年出爲輔國將軍東海太守加秩中二千石行南徐州事七年徙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尋轉都官尚書領驍騎將軍王晏啓世祖曰江數今重登禮閣兼掌六軍慈渥所覃寔有優忝但語其事任殆同閑輩天旨旣欲升其名位愚謂以侍中領驍騎望實清顯有殊納言上曰數常啓吾爲其鼻中惡今旣以何胤王瑩還門下故有此回換耳鬱林卽位遷掌吏部隆昌元年爲侍中領國子祭酒鬱林廢朝臣皆被召入宮數至雲龍門託藥醉吐車中而去明帝卽位改領祕書監又改領晉安王師建武二年卒年四十四遺令儉約葬不受賻贈詔賻錢三萬布百匹子蒨啓遵數令讓不受詔曰數貽厥之訓送終以儉立言歸善益有嘉傷可從所請贈散騎常侍太常諡曰敬子何昌寓字儼望廬江潯人也祖叔度吳郡太守父修之太常昌寓少而淹厚爲伯父司空尚之所遇宋建安王

休仁爲揚州辟昌寓州主簿遷司徒行參軍太傅五官
司徒東閣祭酒尚書儀曹郎建平王景素爲征北南徐
州昌寓又爲府主簿以風素見重母老求祿出爲湘東
太守加秩千石爲太祖驃騎功曹昌寓在郡景素被誅
昌寓痛之至是啓太祖曰伏尋故建平王因心自遠忠
孝基性微和之譽早布國言勝素之情夙洽民聽世祖
綢繆太宗眷異朝中貴人野外賤士雖聞見有殊誰不
悉斯事者元徽之間政關羣小構扇異端共令傾覆懇
勲之非古人所悼況蒼梧將季能無銜惑一年之中藉
者再三有必巔之危無暫立之安行路寒心往來跼蹐
而王夷慮坦然委之天命惟謙惟敬專誠奉國闔無執
戟之衛門闕衣介之夫此五尺童子所見不假闕曲言
也一淪疑似身名頓滅寃結淵泉酷貫穹昊時經隆替
歲改三元曠蕩之惠亟申被枉之澤未流俱沐溫光獨
酸霜露明公鋪天地之施散雲雨之潤物無巨細咸被
慶渥若今日不蒙照滌則爲萬代寃魂昌寓非敢慕慷
慨之士激揚當世實義切於心痛入骨髓瀝腸紆憤仰
希神照辯明枉直亮王素行使還名帝籍歸靈舊塋死
而不泯豈忘德於黃墟分軀碎首不足上謝又與司空
褚淵書曰天下之可哀者有數而埋寃於黃泉者爲甚

焉何者百年之壽同於朝露揮忽去留寧足道哉政欲
闔棺之日不隕令名竹帛傳芳烈鍾石紀清英是以昔
賢甘心於死所者也若懷忠抱義而負枉冥冥之下時
主未之矜卿相不爲言良史濡翰將被以惡名豈不痛
哉豈不痛哉竊尋故建平王地屬親賢德居宗望道心
惟冲睿性天峻散情風雲不以塵務嬰衿明發懷古惟
以琴書娛志言忠孝行惇慎二公之所深鑒也前者阮
揚連黨構此紛紛雖被明於朝貴愈結怨於羣醜覘察
繼蹤疑防重著小人在朝詩史所歎少一清識飲滄王
每永言終日氣淚交橫旣推信以期物故日去其備衛

朱門蕭條示存典刑而已求解徐州以避北門要任苦
乞會稽貪處東甌閑務此竝彰於事迹與公道味相求
期心有素方共經營家國劬勞王室何圖時不我與契
闊屯昏忠誠弗亮罹此百殃歲朔亟流已經四載皇命
惟新人沾天澤而幽然深酷未蒙照明封殯卑雜窮魂
莫寄昭穆不序松栢無行事傷行路痛結幽顯吾等叩
心泣血實有望於聖時公以德佐世欲物得其所豈可
令建平王枉直不分邪田叔不言梁事袁絲諫止淮南
以兩國豐禍尚回帝意豈非親親之義寧從敦厚而今
疑以未辨爲世大戮若使王心跡得申亦示海內理寬

枉明是非存亡國繼絕世周漢之通典有國之所急也
昔叔向之理恃祁大夫而獲亮矣太子之寃資車丞相
而見察幽靈有知豈不眷眷於明顧碎首抽脅自謂不
殞淵答曰追風古人良以嘉歎但事旣昭晦理有逆從
建平初阻元徽未悖專欲委咎阮楊彌所致疑于時正
亦謬參此機若審如高論其愧特深太祖嘉其義轉爲
記室遷司徒左西太尉戶曹屬中書郎王儉衛軍長史
儉謂昌寓曰後任朝事者非卿而誰永明元年竟陵王
子良表置文學官以昌寓爲竟陵王文學以清信相得
意好甚厚轉揚州別駕豫章王又善之遷太子中庶子
出爲臨川內史除廬陵王中軍長史未拜復爲太子中
庶子領屯騎校尉遷吏部郎轉侍中臨海王昭秀爲荆
州以昌寓爲西中郎長史輔國將軍南郡太守行荊州
事明帝遣徐玄慶西上害蕃鎮諸王玄慶至荊州欲以
便宜從事昌寓曰僕受朝廷意寄翼輔外蕃何容以殿
下付君一介之使若朝廷必須殿下還當更聽後旨昭
秀以此得還京師建武二年爲侍中領長水校尉轉吏
部尚書復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四年卒年五十一贈太
常諡簡子昌寓不雜交遊通和汎愛歷郡皆清白士君
子多稱之

謝瀹字義潔陳郡陽夏人也祖弘微宋太常父莊金紫
光祿大夫瀹四兄颺肫顥從世謂謝莊名兒爲風月景
山水顥字仁悠少簡靜解褐祕書郎累至太祖驃騎從
事中郎建元初爲吏部郎至太尉從事中郎永明初高
選文學以顥爲竟陵王友至北中郎長史卒瀹年七歲
王彧見而異之言於宋孝武孝武召見於稠人廣衆之
中瀹舉動閑詳應對合旨帝甚悅詔尚公主值景和敗
事寢僕射褚淵聞瀹年少清正不惡以女結婚厚爲資
送解褐車騎行參軍遷祕書郎司徒祭酒丹陽丞撫軍
功曹世祖爲中軍引爲記室齊臺建遷太子中舍人建

元初轉桂陽王友以母老須養出爲安成內史還爲中
書郎衛軍王儉引爲長史雅相禮遇除黃門郎兼掌吏
部尋轉太子中庶子領驍騎將軍轉長史兼侍中瀹以
晨昏有廢固辭不受世祖勅令速拜別停朝直遷司徒
左長史出爲吳興太守長城縣民盧道優家遭劫誣同
縣殷孝悌等四人爲劫瀹收付縣獄考正孝悌母駱詣
登聞訴稱孝悌爲道優所誹謗橫劾爲劫一百七十三
人連名保徵在所不爲申理瀹聞孝悌母訴乃啟建康
獄覆道優理窮款首依法斬刑有司奏免瀹官瀹又使
典藥吏煮湯失火燒郡外齋南廂屋五間又輒鞭除身

爲有司所奏詔竝贖論在郡稱爲美績毋喪去官服闋
爲吏部尚書高宗廢鬱林領兵入殿左右驚走報瀟瀟
與客圍碁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竟局乃還齋卧竟不
問外事也明帝卽位瀟又屬疾不視事後上讌會功臣
上酒尚書令王晏等興席瀟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
順民王晏妄叨天功以爲已力上大笑解之座罷晏呼
瀟共載還令省欲相撫悅瀟又正色曰君巢窟在何處
晏初得班劔瀟謂之曰身家太傳裁得六人君亦何事
一朝至此晏甚憚之加領右軍將軍兄朏在吳興論啓
公事稽晚瀟輒代爲啟上見非其手迹被問見原轉侍

中領太子中庶子豫州中正永泰元年轉散騎常侍太
子詹事其年卒年四十五贈金紫光祿大夫謚簡子初
兄朏爲吳興瀟於征虜渚送別朏指瀟口曰此中唯宜
飲酒瀟建武之初專以長酣爲事與劉瑱沈昭畧以觴
酌交飲各至數斗世祖嘗問王儉當今誰能爲五言詩
儉對曰謝朏得父膏腴江淹有意上起禪靈寺勅瀟撰
碑文

王思遠琅邪臨沂人尚書令晏從弟也父羅雲平西長
史思遠八歲父卒祖弘之及外祖新安太守羊敬元竝
栖退高尚故思遠少無仕心宋建平王景素辟爲南徐

州主簿深見禮遇景素被誅左右離散思遠親視殯葬
手種松栢與廬江何昌寓沛郡劉璉上表理之事感朝
廷景素女廢爲庶人思遠分衣食以相資贍年長爲備
笄總訪求素對傾家送遣除晉熙王撫軍行參軍安成
王車騎參軍建元初爲長沙王後軍主簿尚書殿中郎
出補竟陵王征北記室參軍府遷司徒仍爲錄事參軍
遷太子中舍人文惠太子與竟陵王子良素好士竝蒙
賞接思遠求出爲遠郡除建安內史長兄思玄卒思遠
友于甚至表乞自解不許及祥日又固陳世祖乃許之
除中書郎大司馬諮議世祖詔舉士竟陵王子良薦思

遠及吳郡顧嵩之陳郡殷叡邵陵王子貞爲吳郡世祖
除思遠爲吳郡丞以本官行郡事論者以爲得人以疾
解職還爲司徒諮議參軍領錄事轉黃門郎出爲使持
節都督廣交越三州諸軍事寧朔將軍平越中郎將廣
州刺史高宗輔政不之任仍遷御史中丞臨海太守沈
昭畧賊私思遠依事劾奏高宗及思遠從兄晏昭畧叔
父文季請止之思遠不從案事如故建武中遷吏部郎
思遠以從兄晏爲尚書令不欲竝居內臺權要之職上
表固讓曰近頻煩歸啓實有微槩陛下矜遇之厚古今
罕儔臣若孤恩誰當戮力旣自誓輕軀命不復以塵點

爲疑正以臣與晏地惟密親必不宜俱居顯要悽悽丹
赤守之以死臣實庸鄙無足獎進陛下甄拔之旨要是
許其一節臣果不能以理自固有乖則哲之明犯冒之
尤誅責在已謬賞之私惟塵聖鑒權其輕重寧守褊心
且亦緣陛下以德御下故臣可得以禮進退伏願思垂
拯宥不使零墜今若祇膺所忝三公不足爲泰犯忤之
後九泉未足爲劇而臣苟求刑戮自棄富榮愚夫不爲
臣亦庶免此心此志可矜如其上命必行請罪非
理聖恩方置之通塗而臣固求擯壓自慙自悼不覺涕
流謹冒鈇鉞悉心以請窮則呼天仰祈一照上知其意

乃改授司徒左長史初高宗廢立之際思遠與晏閑言
謂晏曰兄荷世祖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
權計相須未知兄將來何以自立若及此引決猶可不
失後名晏不納及拜驃騎集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微曰
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從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
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及晏敗故得無他思遠清
修立身簡潔衣服牀筵窮治素淨賓客來通輒使人先
密覘視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雖然
既去之後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上從祖弟季敞性
甚豪縱上心非之謂季敞曰卿可數詣王思遠上既誅

晏遷爲侍中掌優策及起居注永元二年遷度支尚書
未拜卒年四十九贈太常諡貞子思遠與顧暠之友善
暠之卒後家貧思遠迎其兒子經卹甚至暠之字士明
少孤好學有義行初舉秀才歷官府閣永明末爲太子
中舍人兼尚書左丞隆昌初爲娑西諮議兼著作與思
遠竝屬文章建武初以疾歸家高宗手詔與思遠曰此
人殊可惜就拜中散大夫卒年四十九思微永元中爲
江州長史爲陳伯之所殺

史臣曰德成爲上藝成爲下觀夫二三子之治身豈直
清體雅業取隆基構行禮蹈義可以勉物風規云君子
之居世所謂美矣

贊曰江纂世業有聞時陂何申舊主辭出乎義謝獻壽
觴載色載刺思遠退食冲心篤寄

南齊書卷四十三終

陳如中曾王... 金部... 論... 資...

